U
101
Y8
1639
v.27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律卷之四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傅奕論佛教

唐太宗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獨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太宗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

元○載杜鴻漸王縉○以禍福業報○應惑代宗非獨○誑欺愚俗○而已

帝爲周師所圖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
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之有翼如
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空言　可笑

芭山氏曰太宗所云學堯舜周孔之道特欺世耳
按太宗生平慚德如喋血禁門結婚吐蕃內巢刺
王妃誅太子承乾滅倫傷化莫斯爲甚惡在其能
學堯舜周孔哉但太宗斯言足爲後世佞佛而忘
武備之戒故錄之

又曰唐懿宗奉佛太過尚書右丞李蔚上疏諫曰

事求師古詞貴達情臣嘗略采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必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

但智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造寺辛替否諫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體道以濟物不利巳以害人去巳以全眞不營身以傷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佛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豈若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罷營葺之資以給邊陲陛下失眞實而冀虛無親未來而

疎見在。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竊之。此切當之言。三也。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大息。痛其言不行也。陛下詳時代之安危。鑒昔賢之敷奏。思過半矣。道豈遠乎哉。按蔚丞仁傑諸臣之言。亦足以明佛教之非玄妙。奕鄙而不學。所見甚正。恨後世紛紛佞佛不悟耳。

惟適氏曰。德宗朝。東州觀察使李叔明議沙汰僧道。彭偃奏曰。叔明之意甚善。臣恐姦吏欺罔。去者

未必非留者未必是無益于國不能息姦天生烝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造危言險語以惑愚者臣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雜役與百姓同但令就役輸稅爲僧何傷請還俗者聽此令旣行還俗者固已大半議者是之　本朝郝敬亦謂此不禁自戢之術愚按偃此奏與奕論佛教略同但恐此令雖行不能遽汰僧尼蓋僧尼每年所輸絹疋不必盡繇

巳出流俗佞佛安知無施財捐功如杜鴻漸之捨宅飯僧代僧尼就役輸稅者然則僧道無所懲艾雖奉令仍游行浮食如故耳烏在其能息姦哉端本清源偃議尚有未盡而郝氏遂謂其爲不禁自戢之術皆非也

又曰或問論佛教無關于兵何以入律部曰觀梁武及元帝亂亡本末乃知佞佛之人頗害軍政即本朝撫軍如某某不媚諂鈴但習梵唄甚有聚徒諷經捐餉飯僧不忍殺一夫而毒流數省殘億萬

生靈者。益信崇佛之無益人國也。古方略附於律部。旨哉。

唐太宗論止盜

唐武德九年、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繇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

（後世盜賊亦有不盡然者雖衣食有餘往往聚衆作姦由教化不明防制不豫耳）

芑山氏曰數語深得弭盜之法太宗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繇身出盖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

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蘇太宗此言觀之。止盜先省費。省費先節欲。君既縱欲。又以重法禁盜。是源濁而欲流之清也。有是理哉。

長孫無忌止擊突厥

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連年饑饉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繇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寖弱言事者多請擊之太宗問蕭瑀（不必問瑀）字時文梁蕭統孫蕭察子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乃止

○正○論○與○宋○襄○不○同○○○○○○○○○

或曰○貪利挑釁○非御夷勝策○觀漢武元光二年大行王恢議擊單于○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無功罷軍○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葢信無忌此論爲正○

魏徵諫討馮盎

唐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太宗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惟初定故不宜用兵）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宿久屯也）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輕信）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情○理○時○勢○較○若○列○眉○）諸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鎭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乃罷兵遣員外散

騎侍郎李公掩掩一作淹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元年書高州總管馮盎入朝盎有地方二千里爲治勤明所部愛之隨使者入朝。太宗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芑山氏曰。果如徵言。向令藺謩出討。豈獨嶺南一方騷動。耗中國實甚。先是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秦獠反。請討之。太宗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率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不

禁斷奴告主反

唐太宗曰。此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皆勿受。仍斬之。

綱目特筆也。太宗此詔。關于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芑山氏曰。謀反不能獨爲。明主之言。後垂拱四年。武后有憾于郝處俊。會奴誣告處俊之孫象賢反。武后遂族誅之。愚謂太宗不受奴告主者。正恐奴誣告耳。今武后明知其誣。竟以宿憾族誅象賢。噫

何暴酷至此極哉。

惟適氏曰。郭汾陽之壻大僕卿趙縱。嘗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上留當千于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朝。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項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令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敎化。上深納之。于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按鎰持論甚正。然亦見太宗當日立法之善。使後世奴告主者。知所戒。法有可以世守者。

此類是也。

卓菴氏曰。洪武元年十月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按此法與太宗斬奴告主反者略同。然太宗僅不欲奴誣其主而我　太祖復惓惓以保全天下善類爲念。法良而意美。尤非太宗所及也。

又曰元分省左丞何真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間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illegible]效縛主以罹此刑也衆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按何眞此舉頗得太宗遺意因附見于此

許愚謂馮盎之與秦獠皆非實有反狀者使太宗當日以待秦獠之意待盎則道路之口不足信鎮撫之使宜速遣然必待魏徵進言方遣使慰諭抑何明于彼而闇于此哉

何明于後而聞于世哉

無之使宜[illegible]豈然必有[illegible]微進言方[illegible]

當日以特[illegible]之意[illegible]

若愚[illegible]之與[illegible]

麗相壽有罪解任

濮州刺史麗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太宗憐之、欲聽還舊任、（私憐）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乃四海之主。（言是行非）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何必賜帛）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芭山氏曰。既有罪矣。宜閱實輕重。正之以法。賜帛頗涉姑息。安得謂不私故人。

惟適氏曰。五代唐明宗見吏有犯贓者。輒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宋太宗嘗言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不可貰。緣是觀之。相壽不棄市。亦既幸徼寬政。而更賜帛遣之。國法安在哉。至如貞觀九年。總管高甑生誣李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太宗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向令太宗遇秦府舊臣。皆如是。又何訾議之有。

李大亮諫招致突厥

唐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夷狄皆致疲敝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

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是○駁○正○太○宗○胡○越○一○家○之○說○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

芑山氏曰大亮深得內中國而外夷狄之義蓋見彥博準建武故事其說悖謬不可從抑愚尤有感于金之寇宋自宋與金交通始而斡離不謀伐宋金主以爲然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皆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旣獲遼主即決意南侵繇是言之中國之于夷狄不

設防禦令使者往來通变且窺伺爲患況招致突厥雜居中國哉識者當以大亮論爲正

卓菴氏曰漢武通西南夷卒爲中國患太宗不知鑒此猶欲招徠突厥何異開門而揖之盜也蓋春秋謹內外之辨非獨貴華賤夷亦使各安其所耳區區名分之說豈聖人禦夷之道哉

太宗戒勉尉遲敬德

唐貞觀六年、幸慶善宮、帝生時故宅因與貴人安、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在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武人不學陋習、幾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嘗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理論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

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敬德繇是懼而自戢。

（不怙終）（警禁）

芑山氏曰。大義森列。非謂高祖無過。特借誅滅以懾將來。宋太祖廢川班軍云。苟犯吾法。惟有劍耳。與此略同。

魏徵諫止西域入貢

唐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太宗遣文泰使人往迎之、（好名）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遣侍子、置都護、（証據甚確）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供億甚苦、使十國皆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敝、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是）太宗遽令止之、

芑山氏曰、節省勞費、慰安邊民、徵可謂長慮却顧、

五年康國求內附。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于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來附。儻有急難。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按此蓋陰用徵言。惟適氏曰。賓客遇外夷。非中國利。徵此言度越蕭望之遠甚。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款五原塞。請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帝從之。嗟乎。待以賓客且不可。況位諸侯之上乎。望之不諳大體如此。

詔停襲封刺史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旣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

兩全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言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涣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泥古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之

芑山氏曰足明　本朝任子之弊惜沿襲不革耳

褚遂良諫納貢金

唐貞觀十八年、鴻臚奏高麗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蓋蘇文弑其君。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不法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弑其王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左傳桓二年春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郜鼎郜國所造器宋滅郜取之之類也。臣謂不可受。太宗從之。謂其使者曰。汝曹皆事建武建武高麗王名有官爵。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或曰。遂良識國家大體。卸問一語。與經傳合。

房玄齡諫伐高麗

唐貞觀二十二年、房玄齡臨淄人太宗幸翠微宫賜司農卿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東征未巳、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始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陛下每决一重○借事進諫語意○動人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事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新羅東夷國名報讎、豈非

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泛海船）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帝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諡文昭。

或曰。太宗逞志高麗。遣使發蜀民造舟。役及山獠。雅眉邛三州獠皆反。復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擊之。高麗未能遽滅。劍南先已騷然。甚非計之善者。觀文昭此言。可不謂忠于謀國哉。

邑山氏曰。借决因感悟人主。使聽者惕然。最得進

言之法。按高宗儀鳳三年討新羅。侍中張文瓘卧疾在家。自輿入見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敝。乃止。文瓘忠諫如此。彷彿房文昭上表諫伐高麗。論者韙之。

遣兵代戍熊津

唐麟德元年、簡較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惟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

只述士卒所言而其失自見

爲王事而亡沒者

王事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囘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度海者官不記錄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

姓爲兵壯而富者行錢參逐（參逐猶參從指州縣吏卒之參陪隨逐者）皆
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
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及達西岸惟聞
枷鏁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敝
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
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
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挽引舟車皆使勳官）勞苦與白丁無
（設爲問答以盡已意）
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羸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
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

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簡較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已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鎭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高宗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

當分其○黨

○衆議亦可畏○

海。以代舊鎮之兵。仍勅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節級猶令人言節次也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勅、豈敢擅有所爲耶、仁軌曰苟利于國。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以扶餘隆扶餘本東夷國名因以爲氏隆名也爲熊津都尉使。招集餘衆。高宗從之。

或曰。此亦撫御士卒之大略。篇中作問荅語。脩言海西戍守屯田疲羸怨望之狀。可謂剴切詳明。至于陳便宜。自請留鎮。公忠明斷。非仁願所及也。

狄仁傑諫枉殺

唐儀鳳元年、大理奏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皐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二人辠不當死、高宗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不孝有大于此者）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高宗怒、令出、仁傑曰、犯顏（此二語便寓感悟人主作用）直諫自古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致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引証）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抔補回切、背平聲酒器、俗誤作坏）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栢殺二將軍

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見人主不可爲桀紂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

胡氏曰高宗于厯考帝範十不遵一娶父妃而殺顧命大臣視陵栢孰重于其重者安行不忌而切切于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哉

芑山氏曰仁傑最善感動人主其立言之法即此數語可見蘇氏所謂昏必悟顚必容者類如此

裴行儉御下得大體

唐裴行儉嘗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穰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似與律反扣○與律相合防逃○者○叵○測○貽○後患耳非緊○姊息也

○卽○墮○饑○不○頓○意○

或曰。此數事雖足見行儉器識。然非行儉所難。行儉嘗論武昭儀之立爲禍始。綱目書謚。盖重予之也。

芑山氏曰。兵家推此意以馭下。可得使貪使過之術。士卒未有不樂爲用者。專言威克厥愛。非通論也。

狄仁傑安撫河北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賒詩遮切音奢不交錢而買曰賒俗作賖非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入僞

謂降賊者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于汚辱妻子刼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謂士大夫當官而行者未能以免乃是近日官兵皆然

四字可湧

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令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覺起不足爲憂中後世從逆諸臣未可槩以宥赦望其自新

本論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少與民因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以○身○先○之○○○○○○○○○○律○○○○乃自食疏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胡氏曰。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懇懇恐百姓虛敝。根本動搖。皆為唐計耳。

邑山氏曰。仁傑深知河北諸州困敝之情。力請曲赦非徒姑息養患。今天下議撫賊者。欲槩用是術。

失所以控勒之道。則過矣。

宋璟痛抑靈荃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須辨真僞）世之功、璟以天子（玄宗）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靈荃因人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

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于大亂何其智之明與

芑山氏曰按靈荃所謂拾遺于途者也何功之有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栁林突出斬之。時靈荃使突厥。得其首。繇斯以言。雖逾年授郎將。非功高不賞者比。哭死適見其貪且愚耳。璟稱賢相。蓋正告以首功非自己出。法不宜厚賞邪。

張說罷戍兵還農

唐開元十年、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蘭池州胡誘諸降戶同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嘗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玄宗乃從之、

今各所衛兵類如此

或曰○不以冗兵妨農○是矣○至於變府兵之制○募壯士以克宿衞○兵農之分○寔自此始○後世病之○

張九齡議賞張守珪

唐開元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牙官（牙官夷狄大臣之稱猶言達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協、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玄宗美守

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今無功而忝竊宰相者多矣）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卽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止。

芑山氏曰。按宋太宗不欲授王繼恩宣徽使宰相力陳其討蜀寇功。非此不足賞。帝深責之。觀玄宗之于守珪。益信太宗頗愼名器。惜宋相不能仰法九齡耳。

張九齡請誅安祿山

唐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本雜種胡人無姓氏名軋犖山突厥呼戰闘爲軋犖山遂以名少孤有突厥人安延偃妻其母因冐姓安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于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識石勒、（勒上黨匈奴人）枉害忠良、竟赦之、（胎禍）

或曰。方祿山喪師失律。不能正其罪。而以奏請赦國典者。張守珪也。九齡以軍法固爭。明其不可不誅。而玄宗獨撓法以赦祿山。又玄宗之過也。胡氏謂九齡不當言未來之患。使玄宗得以拒之。此特後世苛論。終不足以服九齡耳。

張九齡諫實封牛仙客

恵開元二十四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玄宗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河湟二州名並涼州地仙客前判涼州誤別駕故云）使典令驟居清要恐羞朝廷帝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功與勤有別）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帝默

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逢君罪大
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
如初、帝怒、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飾而非
用人、有何不可、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或曰玄宗銳意邊功故增重邊賞仙客止能勤修
職業寵異遂至于是無功賜爵其失甚矣況未幾
又使之相乎。後世宜以九齡之論爲正。

裴耀卿請訓厲蓋嘉運

唐開元中、玄宗嘉蓋嘉運之功、擊突騎施擒吐火可汗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卒喪楚師、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醼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

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

或曰。嘉運恃恩自驕。酗飲無節。法宜改易。雖嚴訓勵。卒難成功。玄宗濫恩。耀卿失律。二者皆過也。

王忠嗣議取石堡

唐天寶六載、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見忠嗣持重）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何不固守前議、）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言于忠嗣曰大夫（光弼爲忠嗣部將唐中世以前率呼將帥爲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

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援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叚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黔中一道皆溪峒蠻猺雜居賧讁而不過嶺者處之）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

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詣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勑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翰爲忠嗣部將）名、召見悅之、以翰判西平大守充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

感悟貶忠嗣漢陽大守。

或曰。忠嗣不殺卒以阿延光。哥舒耻多賂以釋忠嗣。皆古名將所難。宜以爲法。

賈至論王去榮悖逆

唐至德二載、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其善用礮（礮砲同）赦免死以白衣于陝郡効力（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欲收去榮之用、故不計其隳法）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繇来者漸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

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借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順于彼亂于富平而治于陜郡悖于縣君而不悖于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肅宗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于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

誅心

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其戰士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孔明誅馬謖意如此

誤

芭山氏曰代宗大曆中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爲

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夫用礮之技與引弓之能一也犯盜且必死況擅殺縣令乎將無法且不能爲理況天子治天下乎誅賞治天下之大者方肅宗多難之時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甚則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大將軍告身一通易一醉此所謂無功而濫官官也去榮犯法當誅以區區

技能竟捨之此所謂有罪而倖免者也罰賞倒置

若是唐室不競不亦宜乎

惟適氏曰賈至常見素持論不易正不欲君賞臣

姦宄教子貳耳後是諸鎮殺主帥如兒戲軍士得

專廢立如李懷玉之推侯希逸李希烈之于李忠

臣相繼叛亂莫可控制皆繇朝廷無法去榮其嚆

矢與

李翰明張巡功過

唐肅宗時追贈死節之士張巡顏杲卿等皆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

○○○○○傳○非○苟○作○盡○闕○激○勸

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其榮禄。若不時紀録。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芑山氏曰。當時公論賴李翰而明。恨許遠無傳。霽雲萬春事首尾不詳耳。

惟適氏曰。按于慎行云。肅宗恢復。因李郭之功。亦顔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

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于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于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略境土裴徊孤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于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于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繇于氏此言推之睢陽之城雖陷而張許之功自存獨殉節云乎哉

光節示乎哉○
凡此言推之，睢陽之城雖陷，而張許之功自在。
不失二鎮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繇于
北之柔退稱于關中，而張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
僕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張然當王室之掌，所以河
能保有兩燕，進不能南略境土，遂因次撫輯所得。
穴張許扼之于睢陽，而退其旁出，彼安史者遂不
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直鄉指之于河北而南其喉

議陷賊官六等定罪

唐至德二載安慶緒走保鄴郡肅宗迎上皇還西京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

似是而非

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帝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項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群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皆自悼恨、失身賊廷、及聞希烈等誅、乃止、帝甚悔之、

本朝于愼行曰。當時人情。皆以諲罷爲刻。而以峴爲平恕。天下之事。有當平恕者。有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輕。此當平恕者也。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恕者也。如公卿大臣。改節從賊。受其僞爵。反戈內向。此不特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接迹于世矣。或曰光武不燒通賊交書。安反側乎。曰不然。擾攘未定。招攜

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旣明。正名定分。人臣之禮也。故予以諤與諼所見爲是峴之調停非也。或曰陷賊者聞廣平之赦。則恨其失身。聞希烈之誅。則悔其歸順。峴之見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計利害。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綱常不正。倫理不明。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可以爲治乎。其解在衞侯之贖胥靡以左氏也。

芭山氏曰。按宋司馬光云。人臣策名委質。有死無

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
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
陳力此乃犬馬之不若儻全其首領是謟諛之臣
無往而不得計也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溫公此言亦以罷詿議爲是于文定論尤詳確代
宗朝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懷恩既死二虜
皆退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代宗勅
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此獨非不當赦而赦乎
子儀獨不責其從賊而顧招之乎曰子儀是時但

慮其逃入外夷。貽害中國。不得已而招之。其罪之重輕。赦之當否。皆不暇計耳。要非國法之正。萬世無弊者也。

李揆議羽林代金吾

肅宗乾元二年。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或曰。金吾屬南牙。羽林屬北牙。金吾專掌巡徼。輔國欲以羽林奪其職。故李揆以爲言。

李光弼敗周摯

唐乾元二年、李光弼屯中潬、徒亶切壇上聲水中沙渚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于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迫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

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追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収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

此處須用偵探

决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庭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

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論姓也諸論自吐蕃來降

或云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

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

颭職刻切詹上聲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

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律○○○韡與靴同

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

前死于敵。我自到于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以必死厲衆

頃之。廷玉犇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素知廷玉能辦賊。

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

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因臨河示之乃遁

（昆陽滍水不是過也）

芑山氏曰非臨戰以必死厲衆遽能破賊由訓練有素耳

孫待封不誣李藏用

唐肅宗上元元年、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産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劉大夫即劉展待封嘗爲展將）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藏用）起兵滅劉大夫、今又

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冤以非罪遂斬之、

芭山氏曰周宣王時左儒明杜伯無罪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今藏用初無反意諸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待封不忍誣以非罪雖與左儒不可同日語待封豈易及哉

郭子儀知諸道行營

唐肅宗寶應元年、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大原亂軍合、以郭子儀爲汾陽縣名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二軍名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初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宍、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士卒殺國貞、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編曰削此非是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或謂子儀寬非也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

按殺鄧景山景山舊爲河東節度使爲河東軍所殺者數十人誅之。孫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芑山氏曰。郭子儀誅王元振。河東諸鎮皆奉法。僕固懷恩分河北諸州。授田承嗣等。卒成藩鎮之禍。用人不可不謹如此。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四終